



沈從文腦中的坐標

之前歷史博物館委派沈從文的3個助手，後來因種種原因，相繼離開。文革時有助手曾經寫沈先生的大字報。

倒是他兩個得力助手王孖及王亞蓉一直對他離不棄。

據王孖憶述道，他1952年第一次去設在北京故宮兩朝的歷史博物館參觀的時候，有位老者幾天陪他參觀講解，但他不知那個講解員就是沈從文，他陪着王孖看了一個星期博物館的各類文物。

當年王孖參觀時，對文物一點都不懂，有時候一個問題，沈先生會講很多遍，務求解釋清楚為止。這樣，王孖慢慢跟他混熟了，每天中午在一起吃些簡餐充飢。

七八天以後，參觀完了，到分手時，王孖才請教他的姓名，當他聽到「沈從文」，王孖方大夢初醒，原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沈先生！

王孖透露，過去沈從文在博物館，中午往往只剩下他自己一個人，午飯隨便買點麵包或買串香蕉，吃完了又繼續工作和學習。

王孖告訴我，他對研究工作是身體力行的，常常把自己關在庫房裏，管理員中午下班時，就把門鎖起來，把他也關

在裏面，他還懵然不知，待到管理員回來上班開門時才發現他被反鎖了，忙不迭地說對不起，但沈從文還不知道為什麼，管理員要道歉呢！他對鑽研已完全達到忘我的境界。

沈從文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喜歡親自寫說明卡片，他寫卡片跟別人不同，別人做資料卡片，寫了之後要分類，要存起來，將來再整理編排分類。但他寫完就扔下，強迫自己記熟。他寫一遍就強記在腦海裏。

沈從文的記憶力特別好，這和他的勤奮和鍛煉不開。所以，一幅畫給他過目後，他就能記得清清楚楚，例如整個內容是什麼，有多少人、穿什麼衣服，連桌子上、椅子上有什麼東西，屬於哪一派、哪一系統，他都能瞭然胸中。

此外，沈從文看畫的時候，常常和別的畫聯繫起來，一進腦子裏把它排列起來，互相比較。他雖然沒有學過自然科學，但他的方法是很科學的，把一些問題高度系統化。

他往往把新看到的一件文物，放到腦子裏存的一個「坐標」裏去衡量，把縱的、橫的關係都搞清楚後，便可以作出判斷，決定這東西應排在哪一個位置上。

(「沈從文與一部巨著的誕生」之四)



俠骨柔情顧嘉輝

顧嘉輝先生走了，香港痛失樂壇大師。顧嘉輝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與黃霑曲詞合作，珠聯璧合，以「輝黃」開創港樂盛世間，為人津津樂道。如今，「輝哥」繼黃霑之後離世，「輝黃」不在，但美樂常存，傳奇永恒，留下的是豐富的藝術精神，正如他們倆的代表作之一《楚留香》中唱的「來的安去也寫意」「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顧先生作品的精神世界就是中國式的自在逍遙，俠骨柔情。

我與顧先生結緣於十多年前，2010年我們首次相識是在上海世博園香港活動周開幕式演出活動上，多位廣為內地熟悉的香港藝人參與盛典，令香港館一度成為世博會的焦點。當時我與香港著名歌手葉麗儀女士聯袂演繹了重新編曲的《上海灘》，這也是顧先生的港樂代表作，是唯一一個小提琴與歌同唱。除此之外，我還演奏了顧先生的另一首代表香港精神的名曲《獅子山下》中的片段。因緣際會，有幸與顧先生相識合作，他雖是大師，但毫無架子，也願意與人交流。錄排期間，他都給予了我和其他藝術家很多演出上的意見，使得在世博會的演出圓滿成功，向世界展現了香港的文化藝術魅力和無限創意。從此我與顧先生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顧先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移居溫哥華，逐漸淡出樂壇，偶爾才受邀回港演出，因此世博會的合作真是難得千里相聚的緣分。他為人和善，熱愛音樂創作，後來每一次回港，我們都會相約交流，他向我分享了很多音樂的創作經驗，與香港本土文化相關的故事等，讓我從中得到很多的啟迪與思考，獲益良多。我還曾多次參與顧先生與香港中樂團合

作的音樂會演出。2010年中樂團舉行的《俠骨柔情顧嘉輝名曲精選音樂會》，我就演奏了顧先生改編的《2010獅子山下》。我很喜歡演奏顧先生所創作的音樂曲目，旋律優美，清新悠揚，充滿了中國的韻味，每當我拉琴時都感覺到指尖猶如在琴弦上跳舞，輕鬆又流暢，我想或許應該是在他的音樂作品中，用小提琴演奏的版本最多的一位合作者。用小提琴演奏顧先生的作品完全能夠展現他豐富的中西融合特色。

顧先生1960年代初曾經獲邵逸夫及方逸華資助生活費，留學美國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在當地學習傳統樂理知識，是該校首位華裔學生，因此顧先生學貫中西，善於結合中西表達的方式，展現中國的精神，形成了極具特色的香港粵語流行曲風格。顧先生曾經提到他一生中最愛的作品是《忘盡心中情》，他說：「因為一開始的部分全部都是以五聲音階進行，不過中國化，再配上西方和聲，感覺很新鮮。」這首歌的創作方法是把中國的五聲音階和西方的七音階都結合在一起，但歌曲帶出的卻是濃濃的中國意境，歌詞中唱到「昨天種種夢，難望再有詩，就與他永久別離，未去想那非和是，未記起從前名目。」抒情婉約，但又意境高遠，想要忘盡心中情，但實質上所有要表達的就是中國精神的核心——柔情，有情又不局限，而是更廣闊的胸襟，這就是俠骨。

我感覺顧先生作品中中西結合表達中國精神的風格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我和香港弦樂團也以此為目標，堅持走自己特色的道路，未來香港風格能夠再續「輝黃」，這也是關鍵。斯人已去，但「輝哥」音樂帶給大家的永遠是「歡笑多於唏噓」，也「為香江留下了不朽名句」。



看穿不拆穿

收視率，一直都是電視劇或各類電視節目是否受觀眾歡迎的「指標」，廣告商亦憑此報告成績表作為他們投放廣告與否的標杆，儘管各電視台有着他們不同的方法去計算收視率，然而收視率這回事幾十年來都「不變」，也被視為有價值的存在。

曾幾何時，有兩間電視台（TVB及亞洲電視）同日製作同類型的選美節目，各自公布的收視率數字加起來超出百分之一百，令當時在場的記者媒體都「懵」了，雖云「看穿不拆穿」的前提概念在，記者還是就這問題提出質詢，兩台的發言人代表支吾以對地說：「各自公布吧！」明白了，明白了！人家不過是「各為其主」，記者只需「如實」報道，觀眾及讀者心裏自然能分辨得出來，誰勝誰負，大家心裏也有自己的一把尺，「拗」都無謂！

資深電視人指收視率是有必要的保留，不論什麼質疑，它的存在亦確實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問題爭議：「時移易是原因之一，這點沒錯；以往除了香港的電視劇及節目外，觀眾還可以從不同的資訊來源看到日劇和韓劇，不過也因為資訊科技日新月異，觀眾更可以隨意在網上看到他們喜歡的電影、電視劇和電視綜藝節目（其中亦包括內地的電視製作），這才叫與時並進好嗎？於觀眾而言，只要他們覺得是好劇好節目，管它是哪個國家，照「追」可也，不會像某些人在胡亂叫囂詆毀別人然後自我感覺良好，到頭來害苦了只是自己而已。」

也經常聽到有香港觀眾抱怨說：「以前坐地鐵或者巴士也好，對電視劇、電視節目的好壞感受都可以『盡抒己見』，啱家就算是朋友坐在旁邊，也只是各自玩手機，不討論任何電視節目，免被意見不同的人『針對』，還是覺得以前『自由』好多，現在嘛，本來很平常的事都要變得『顧忌多多』，我們才是失去真正自由的一群。」

與時俱進的確是大部分人認同的意念，但若將「自我」、自私的理念強加於別人身上，那就是不正確的所為，資深電視人繼續表達他的看法：「任何事情也要看你身處的年代了，過去的電視製作，台前幕後亦是呼應當年觀眾所需，非常貼地，所以那些年代的電視劇、電視節目及歌曲叫好又叫座，不能因現代的一些改變，就將以前的優秀傳統指為Out了，沒有過去的一步一腳印的基礎及開關，何來現在的進步？所以，思維正常的人都會接受過往，將不好的改之，但並不代表現在的你就可以『為所欲為』，世界之事乃群體，豈容任意妄為之徒。」

現在的電視人大多表示不會理會別人是什麼理念，或是選擇背道而馳的生活，他們的心態只管「做好這份工」，因現實是失去工作最直接影响到的是他們的生活質量，保持理性平靜，穩打穩紮乃生存之道，誰管他人瓦上霜啊喂！



他們的堅持

無線電視的《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2》已經曲終人散！儘管只是一個電視台的頒獎禮，身邊的朋友都說比電影金像獎好睇得多！同意朋友這種說法！特別是出其不意的安排，例如由一個大家都沒有特別注意的，但已經做了16年藝人的周奕璋擔起整晚的司儀，沒有了阿姐阿哥的配搭，他卻做得非常好，做得恰到好处，把整晚控制得很好，這樣的改變已經跳出了舊有的框框，可喜也！

而在頒獎禮中間，加插了向幾位特別用心演出的藝人的稱許，在眾多小生花旦中，仍不忘那些默默耕耘的藝人，像李成昌、戴耀明、吳偉豪、楊政樞等等。看得到無線是在改變中，變得多了些人情味，而不是一味用僵化的制度去控制整個機構。見到這種現象覺得可喜，希望它能持續，能再進步！

獨挑大樑的周奕璋出現，給了觀眾

驚喜，開場白講得好，態度不卑不亢，這位出身自名校、在東京讀大學的男生，大氣、謙和的表現贏得各方讚賞，大家都要給他一個Like！

另外一位獲最佳男配角的鄧智堅，一提名便獲獎，的確會很激動！這位演藝學院出身的演員，讀書時期曾是叛逆少年，到中四的時候愛上了戲劇，也是戲劇改變了他。

通常家長都反對孩子去學藝術的，他們會覺得這些東西只能當作興趣，不可能用它來當職業，更不可能掙到錢，如果他不能堅持，如果他不熱愛，也得不到今日這成績。

鄧智堅因為熱愛，因為堅持，因為天分，成為演藝學院的高材生，能演能導能編，可以作跨年齡、跨性別的演出，他應該是全才了吧！今日在電視的演出中取得了成績，但他是不會忘記自己來自舞台的！



大雪與小酌

扶雲

大雪與小酌，如寒舍火爐，跳達而風趣，深得騷人之雅。若有佳釀，雖不似太白之於明月對飲，則必推樂天新醅酒之樂也。各種喬木芳菲已盡，唯有風雪冷寂肆意前行。松杉披雪，良友相聚，能飲一杯嗎？雪花形體結構，亦小亦大；心間情感嘔吐，亦酣亦暢。大雪與小酌，看銀裝素裹，闕披霜掛雪，兩兩相對，相看相如如昨。夕陽盡盡霞影無光時，記憶如酒氣氤氳於暮雪間。

落雪時，上蒼總愛把樹、房屋和人寰——籠罩在似明淨似模糊卻略感溫馨的情調裏，然而卻無處不可見出「生命」在這時節寒氣逼人。雪停時，真靜。天地間一切聲音，皆被雪的寒氣洗滌了一遍，只有火爐裏松木塊燃燒的「劈啪」聲，像禮花在爐裏一遍遍綻放——使喝酒的朋友笑着，那種綻放幾乎不是用耳朵聽，而是用心去想。蘇軾雖有《梅花二首》（其二）「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直抒胸臆，內心類於梅花的情感輸出，甚將自身境遇與梅花融為一體，卻找不到白居易與好友在小屋相知相酌的語境。不過還好，東坡與梅對話，與黃州相知，清溪猶似三百曲，不是酒來自醉人。

今晚在火爐旁，嘉萱與禹晟正談論着窗外的大雪。嘉萱問禹晟：「一千餘年前的這樣的日子，天將降大雪，白樂天為什麼想到的就是劉十九？」禹晟說：「白樂天之於劉十九，就像李白之於汪倫，這個『劉十九』，是劉二十八『劉禹錫』的堂兄『劉禹銅』，排行十九。『劉十九』乃洛陽富閥之人，常與白樂天有酬應。所以，雪之將至時，白居易與至朋相聚飲酒之心驟起。在這樣的日子，就像我與你，吃一頓新煮的冒着熱氣的餃子，是不是見心見性呢？」禹晟，你說得好棒啊！白居易心下想着至親至近好友，想着雪夜酌小酒，必然和這個劉禹銅是心有靈犀的，所以便會用家常語『問劉十九』作題嘍。若是嚴肅地寫成『問劉禹銅』一是不敬，二沒親切感，三失去了諧音效果。『劉十九』的『九』，與

『新醅酒』的『酒』恰巧音同，這簡直是天造之偶合！」嘉萱頗有見地說着。

「我還真沒有發現諧音呢，嘉萱，你好細心啊！首句『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白居易寫『綠蟻』，該與『紅泥』也是偶合之筆吧。不過，用這個『綠蟻』來修飾新釀出的美酒『新醅酒』，是不是白居易故意為之呢？」禹晟一邊為嘉萱豎起大拇指，一邊俏皮地笑着問：「『綠蟻』該不是綠色的螞蟥吧，不過『蟻』和『泥』相對，有生命，有生態，更有溫度。我看你壞笑了，一定知道答案，卻故意來考我？」嘉萱，你果然明察秋毫，我是知道答案的。用『蟻』來形容酒，早有出處了，非白居易所創也。東漢學者張衡《南都賦》中有這樣的話，『醪醴經寸，浮蟻若萍』。『醪』指還沒有過濾帶有糟粕的新釀酒，這種酒很稠，表面上浮着很多糟粕或泡沫，形似小螞蟥。」「那『綠蟻』又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新醅酒是綠色的，所以被比喻成『蟻』的新醅酒上的糟粕或泡沫也是綠色的呀！『重碧拈春酒』，就是綠酒入詩的證明。綠酒在歷史上有，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有記載，我記不清了。實際上，新釀的酒，酒色往往會呈現淡淡的綠色，因此『綠蟻』這個詞並非生造，而是形象的神來之筆。」看來，禹晟在大學時用功不淺啊！

嘉萱聽後，收穫頗豐：「我們形容奢靡、享樂的生活為『燈紅酒綠』，對於『酒綠』我一直不解，感覺這個成語不符合現實。今天，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燈是紅色的沒錯，酒是綠色的也沒錯。在古代農耕社會，酒一般都是自釀新酒，『綠』酒上桌，就像新韭初嘗，很自然的。」禹晟來了興致，又說道：「尾句『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此句況味更好，誰是那小飲之時讓人說出『我醉欲眠卿且去』的人？即將降雪的雪白之氣而使人欲飲心暖，浮動的綠蟻細酒渣與紅泥中輕跳爐火就在眼前，聯想與想像激盪着醉人的酒香。與舊知共酌，需用『能飲一杯無』來證明酒酣耳熱，或心心相印。就像剛才，我問你，能不能把杯

中紅酒都喝盡？雖莞爾有致卻又似懇切之令，請將你的身心投入紅酒氛圍中吧！讓紅酒的湧入，使你的臉頰為紅暈所充盈……」

「好個『能飲一杯無』，圍爐夜話、共酌新醅，原來充盈着這麼多『你』、『我』過往的記憶，觥籌談笑間的很多不言說，都在裏邊，都在裏邊……也許愛的幸福，包括友情、愛情、親情在內的一切愛，就在於於是否能率性地說出『能飲一杯無』？吾欲愛，斯人之愛至矣，縱有漫天大雪，此時方為良夜。」嘉萱一邊說，一邊依偎在禹晟的懷裏，體味着來自對方體溫的溫暖與幸福。嘉萱和禹晟想像着：新醅酒上的綠痕點點、紅泥小火爐裏紅火苗呼呼跳動，此夜此景，與李商隱『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又何其相似？誰是家酒甫一釀好，便想到應與之共享且能與之共享的那人？希望窗外的大雪，亦有明眸亮眸，看清這一幕幕的人間真情。禹晟與嘉萱彷彿懂得對方心弦似的，覺得他是她的肩膀，她是他的懷抱……

無論天將欲雪與摯友飲酒，溫習過往的肝膽相照或兩肋插刀，還是「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現實生活的細膩溫暖，使人懂得能愛之時，要多多相愛；想喝之時，且趁此欲雪之時相聚為歡。白居易的熱情，足以蕩人心旌；當那醇香滑出酒罈，若是不喝幾杯，都對不起這雪。但是，在生活裏，光有酒是不行的，還得有知己般的人，與自己心心相印。需要愛的溫暖與之呼應，來消除身邊環境的那片孤寒。杜牧《獨酌》「窗外正風雪，擁爐開酒缸；如何釣船雨，篷底睡秋江」，也寫風雪中飲酒，因自飲自酌，卻沒有情致上來，最後竟慨嘆還不如睡在船倉裏舒服。因無知己相伴，喝酒跳盪不起火苗來，生活的情味就沒有期許的魅力。

「能飲一杯無？」這般口吻，與其說是召喚，還不如說是無法拒絕的深情，動人心神，讓天下有情人心跳相悅。橙色的火苗舔舐屋外的大雪，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

單。在香港，不僅野外，人煙稠密的老舊街區，目之所及，總能看到銀合歡的影子。加之其又枝脆幹弱，韌性不足，遇風極易折斷，不堪大用。此前，沙田有一棵樹形頗為高大的銀合歡突然折斷，險些累及過路老翁失命，惹得住宅路段遍佈銀合歡的街坊憂心忡忡，恐颶風季隱患重重，盼能盡早移除。

以前住過的院子，後門不遠處種了一棵銀葉金合歡，雨露充沛，陽光充足，一兩年功夫，就開枝散葉，樹冠肥碩，宛若一扇屏障，恰巧遮住了院中別處花木，出人意表營造出一幅曲徑通幽的景致。每年農曆新年前後，滿樹都是金黃色絨毛擁簇成團的金合歡花，燦若錦線，色澤鮮亮，很上鏡，意頭更好。新年裏出出入入，一抬眼，便是花開富貴吉慶有餘的好兆頭，人人都愛站在前面拍張照。最近，經過香港動物園，在園中甬道邊上也發現了一棵金合歡，可能是周邊的樹木過於旺盛，壓得它低眉順目，全然沒有了貴氣逼人的氣勢。

銀合歡的種子在地面肆意播撒，金合歡的花朵在記憶裏常開不败，嚮往合歡的人生處處有轉彎。

◆鄧智堅把興趣變成事業！作者供圖



病後虛弱

不少人感染新冠或流感之後，覺得很虛弱，無論用中或西醫的方式處理，但之後還是覺得「條氣唔順」，又或全身乏力，又或俗稱「長新冠」，好像染病的後遺症也難以根治。

信賴的中醫告之，所謂的「長新冠」，簡單來說就是仍沒有完全康復。西藥本身只可作支援治療、減輕病徵，不能壯大免疫力，無力再打仗下去，用藥把病徵移除，推到半路中途不上不下，自然會有所謂後遺症。中醫進一步表示，未清好外邪，就是長新冠；清好的話，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後遺症可言。

當然未必人人接受這個說法。有朋友在流感期間，打了退燒針又打了止瀉針，之後所謂「康復」，就是沒有再發燒及肚瀉，但人瘦了10磅，吃什麼下去也不舒服，臉色蒼白。他終於捱不下去，去看了中醫，那位中醫說應該一早就

來啦！直指他根本沒有醫治過真正的病病。

然後服了短短3日藥，他已回復神采，高興地大口大口吃炒飯，說不會不舒服了。自己才喃喃說，還是不能依賴西醫。我為他的啟蒙感到高興，起初聽到他一不對勁就去打針，真的嚇壞了。

另外就是「補品」，坊間有很多說幫助你回復健康的補品。補品通常是在沒有外感的情況下才可吃的，而所謂後遺症都可被視為外感「未斷尾」，所以更不能亂吃，否則外邪會困在裏面。杞子、元貝、花膠等都屬補品。若不太肯定，又想補補氣，可用紅棗、黨蔘、瘦肉及薑煲粥，已可以幫助身體回復能量，也不會干擾排毒。

另外，就是多溫暖浴，沒有浴缸就浸腳為主。

當然，最好還是詢問中醫或自然療法醫師的意見。處理得好的感冒，不應該有後遺症的。



銀合歡，金合歡，何處不合歡

這個季節徒步山道，蜿蜒的路基上，隨處可見一粒粒深褐色的種子，小拇指蓋大小，彎下腰很容易就能撿拾起來，攤在掌心，邊緣油亮，中間微微鼓起，看樣子已足夠成熟。循着種子散落的方向張望，秋草萋萋，雜樹森森，唯有遍佈的銀合歡枝頭上種莢繁盛，一簇簇形似籐筒掛着的銀合歡豆莢，只待機緣巧合時隨機崩裂，好藉着一段風，青雲直上，向更遠方播撒。

不見合歡花，空依相思樹。古往今來的詩人筆下，兩情歡好，必用此花含蓄代指。銀合歡算是白自辜負了好名字。它雖是含羞草亞科銀合歡屬植物，羽葉細生，枝幹婀娜，常常會被人誤作是含羞草而伸手去觸碰，卻並不會現出差澀擺葉的怯怯女兒態。銀合歡也開花，一枚白色圓珠，刺猥式地向外噴射出根根細小的蕊蕊，像極了高倍顯微鏡下呈現出的新冠病毒，跟好看不上上一點。花既不好看，樹根還分泌含羞草素，逼得其它植物無法就近生長，銀合歡也因此得以名入世界百大外來入侵植物榜

時隔3年，香港和內地恢復通關。連日來，久別重逢相擁而泣的場景，輪番在各個出入口岸上演。不禁讓人慨嘆，科技飛升，即便到了以假亂真的元宇宙，也絕不可能替代真實世界裏，雙向奔赴時彼此之間一個溫熱的擁抱，和臉頰上不經意滑過的兩行熱淚。

清冷獨立的人生，固然讓人心馳，時時歡聚的生活，才是生而為人煙火群居的真實取態。在不可回溯的一千個日日夜夜，各自呆在一方天地裏咀嚼甘苦，春夏更替，時序輪轉，幽微細縷的情感生發，連同逝去的陰陰一遭，暗沉沉成結。分隔時如何感同身受，相逢時如何倍加珍惜，終究彌補不了空間交錯時那些未能及時抵達的情緒缺憾。

◆曾經在院子裏盛放着的銀葉金合歡。作者供圖

